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 第三十五回 無行生賴牆爭館 明縣令理枉伸冤

瞿潭棧道，劍閣羊腸，從來險路應嗟。蜂針似箭，蠶尾如槍，惱人聲惡烏鴉。鬼域會含沙，豺虎相為暴，野寺黎庠。此般異類，這樣窮奇，豈愁他。惟有一種凶邪：宮牆托跡，誦讀名家。負辱據器，時時擾亂官衙。生事強爭差捏，無情囁語，費嘴磨牙。等得神明法吏，方殺兩頭蛇。

——右調《望海潮》

卻說往日與人做先生的人畢竟要那學富道高，具那胸中的抱負，可以任人叩之不窮，問之即對；也還不止於學問上可以為師，最要有德、有行、有氣節、有人品，成一個模範，叫那學生們取法看樣。學生們裡邊有富厚的，便多送些束脩，供備先生，就如那子弟們孝順父兄一般，收他的不以為過；有那家裏寒的。實實的辦不起束脩，我又不曾使了本錢，便白教也成器，有何妨礙？「一日為師，終身為父」，可見這師弟的情分也不是可以薄得的。

但如今的先生就如今日做官的心腸一樣。往時做官的原為「致君澤民」，如今做官的不過是為「剝民肥己」，所以不得於君，不覺便自熱中。往日的先生原為「繼往開來」，如今做先生的不過是為「學錢餬口」，所以束脩送不到，就如那州縣官恨那納糧不起的百姓一般；學生另擇了先生，就如那將官處那叛逃的兵士一樣。若是果真有些教法，果然有些功勞，這也還氣他得過，卻是一毫也沒有帳算。

不止一個先生為然，個個先生大約如此。不似那南邊的先生，真真實實的背書，真真看了字教你背，還要連三連五的帶號，背了還要看著你當面默寫；寫字真真看你一筆一畫，不許你潦草，寫得不好的，逐個與你改正，寫一個就要認一個。講學的時節，發出自己的性靈，立了章旨，分了節意，有不明白的，就把那人情世故體貼了譬喻與你，務要把這節書發透明白才罷；講完了，任你多少徒弟，各人把出自己的識見，大家辯難，果有甚麼卓識，不難捨己從人。凡是會課，先生必定要自做一首程文，又要把眾學生的文字隨了他本人的才調與他刪改，又還要尋一首極好的刊文與他們印正。這樣日漸月磨，循序化誨，及門的弟子，怎得不是成才？怎得不發科發第？所以這南邊的士子盡都是先生人力的工夫。北人見那南人的文字另是一段虛靈，學問另是一般穎秀，都說是那名山秀水，地靈人傑，所以中這樣文人；從古以來，再沒有一個曉得這北人的天資穎異，大過於南方，真真不愧於生知。

看官自想：我這話不是過激的言語。北邊每一鄉科，每省也中七八十個舉人；每一會場字，一省也成二三十中了進士，比那南方也沒有甚麼爭差。那南方中的舉人進士不知費了先生多少陶成，多少指點，鐵杵磨針，才成正果；這北方中的舉人進士，何嘗有那先生的一點功勞，一些成就？全是靠了自己的八字，生成是個貴人；有幾個淹貫的文人，畢竟前生是個宿學悟性，絕不由人。若把這樣北人換他到南方去，叫那南方的先生象弄獼猴一般的教導，你想，這伙異人豈不個個都是孫行者七十二變化的神通？若把那南人換到北邊，被北方先生的賺誤，這伙凡人豈不個個都是豬八戒只有攪飯的伎倆？這分明不是自己的人工不到，卻說甚麼南北異宜？

當日明水有一個先生姓汪，名字叫是汪為露，號叫是汪澄宇，倒也補了個增廣生員。他的父親在日，也是個學究秀才，教了一生的寡學。誰知這北邊教學的固是「無功受祿」，卻也還要「運氣亨通」；這老兒教了一世書，不曾教成一個秀才。有幾個自己挺拔可以進得學的，只為先生時運駁雜，財鄉不旺，你就一連十數遍講道，休想鬆那泮水池邊。辭了去，從了別先生，今日才去從起，明日遇著考試，高高的就是一個生員，成五成十的銀子謝了那新教的先生。

後來這個老先生賓了天，汪為露進了學，襲了他令尊大人的寶座，誰知把他父親的踏踏都轉了他的亨通，學生們陣陣的都來從學。凡是別人家的書堂，有那積年不進的老童，你只來跟了他，遇考就進，再不用第二次出考的事；凡值科歲兩考，成百金家收那謝禮，人再不說他邪運好，財神旺相，四下傳揚開去，都說他是第一個有教法的明師，倍了舊日的先生，都來趁他的好運。他即教學起家，買田置屋。起先講學的時節，也還自己關了門，讀那講章；看課的時節，也還胡批亂抹，寫那不相干的批語。後來師怠於財成，連那關門讀講章的功夫都挪了去求田問舍，成半月不讀那講章；連那胡批亂抹也就捉筆如椽；成一兩會的學課塵封在那案上，不與學生發落。

只因手裡有了錢鈔，不止於管家，且添了放利，收長落，放錢債，合了人搖會。你道這幾件事豈是容易做的？這都是要腳奔波，足不沾地的勾當，豈是教書人所為？失了魂的一般東磕西撞，打聽甚麼貨賤，該拿銀子收下；甚麼貨貴，該去尋經紀來發脫。買那賤貨，便要與人爭行相競；賣那貴貨，未免就有賒欠等情，自要遞呈告狀。有那窮人敗子，都來幾兩幾十兩的取，取錢的時候，花甜蜜嘴，講過按月按時，十來分重的利錢，不勞一些費力，定了時刻，自己送上門來。頭一兩個月果然不肯爽信，真真的自家送到。喜得那汪為露對他妻子說道：「有銀子不該買地，費了人工，利錢且又淡薄，只該放債。這十分重的利息，不消費一些人，按著日子送來，那裡還有這樣賺錢的生意？」叫他妻子看小菜，留那送利錢的人吃酒，有留他不坐的，便是兩杯頭腦。到了第二三個月上，有那樣好的，過五六日七八日自己還送到。其餘的也便要人上他門去催討得，然後付與來人。漸漸的那自己送來之事，這是絕無未有的了。至於上門催討得來的，十無一二，未免要勞動汪相公大駕親征，又漸漸的煩勞汪相公文星坐守；又甚至於興詞告狀，把那縣門只當了自家的居室，一月三十日，倒有二十日出入衙門。

凡有人家起會，都要插在裡邊。既是有會友，就多了交際：今日與李四溫居，明日與張三慶壽；今日趙甲請去嘗酒，明日錢乙請去看花。若說在書房靜坐片刻的工夫，這是那夢想之所不到。但只是端午、中秋、重陽、冬至、與夫年下這五大節的節儀，春夏秋冬這一年四季的學狀，上在考成，你要少他一分，他趕到你門上足足也罵十頓。有那學生的父兄，略知些好歹，嫌憎先生荒廢了子弟的學業，掇了桌凳，推個事故辭回家去，他卻與你抵死為仇，賴那學生，說他騎了頭口，撞見先生不肯下來；又說他在人面前怎樣破敗；又說還欠幾季束脩不完；自己彩打了學生，還要叫他父兄親來賠禮；又說他倚了新先生的勢力，又去征伐那新去從學的先生。

且是更有那不長進的行止：有幾畝墳地與一個劉鄉宦的地相鄰，他把樹都在自己地上促邊促岸的種了。後來成了大樹，一邊長到劉家地內，他便也就種到那樹根之旁。劉鄉宦也絕不與他較量，後來越發種出那樹根之旁。劉家看莊的人與他講理，說道：「你樹侵了我的地，已是不順理了，你卻又種出樹外。」他說：「我當初種樹的時節，你家是肯教我不留餘地種在促邊的麼？」看莊人告訟劉鄉宦。劉鄉宦說道：「不幸才與這樣人為鄰，你可奈得他何？你只依他耕到的所在立了石至罷了。」看莊人叫石匠鑿了兩根石柱。正在那裡埋，他恰好在鄉，說礙了他行犁，不許埋那石柱。

一個侯小槐開個小小藥鋪，與他相鄰，他把侯小槐的一堵界牆作了自己的，後面蓋了五間披廈。侯小槐也不敢與他爭強。過了幾年，說那牆後面還有他的基址，要壘一條夾道，領了一陣秀才徒弟，等縣公下學行香，拿了一呈子跪將過去，說侯小槐侵他的地基。縣官接了呈子，問說：「後面跪的諸生是做甚的？」他說：「都是門徒，為公憤故來相伴生員的。」縣官說：「若有理的事，『一夔足矣』，何庸公憤？」回去出了票，齊人聽審。

侯小槐也遞了訴狀，說他的房子住了兩世，汪秀才新買的時候，只問他的賣主果然牆是誰的。縣官問說：「汪生員買的時候，這所在是屋是牆？」侯小槐說：「從來是牆，汪生員買到手裡，才起上了屋。」縣官說道：「侯小槐，你把他的房基畫出我看。」侯小槐在那地上用手畫道：「他那房子原是一座北房，一座南房，一座西房；如今他方蓋上了一座披廈，這後牆是小人自己的界牆。」

汪為露說：「這牆是生員的牆，後還有一步的地基，文書明白。他欺生員新到，故此喪了良心圖賴。」縣公笑道：「你把這牆

拆了坐地東邊一步去，蓋一座深大的東房，做了四合的爻象，委實也好；這也怪不得你起這個念頭，我也該作成你這件好事；只是這侯小槐不肯依。」汪為露說：「若是尊師斷了，他怎敢不依？」縣官道：「你這個也說得是。」指著自己的心道：「可奈他又不依！你那些徒弟今在那裡？」汪為露說：「都在外面，一個也不少。」縣官說：「怎麼都不進來抱公憤？」汪為露說：「因遵宗師的法度，不敢進來。待生員出去叫他們去。」縣官說：「也不消去叫。」拿起筆來，在那審單上面寫道：

審得生員汪為露三年前買屋一所，與侯小槐為鄰。汪有北屋南屋西屋，而獨東無東房。以東房之地隘也，私將侯小槐之西壁以為後牆，上蓋東廈三間，以成四合之象。見侯小槐日久不言，先發箝制，不特認牆為己物，且誣牆東尚有餘地。果爾，汪生未住之先，不知已經幾人幾世，留此缺陷以待亡賴生之妄求哉？婦人孺子，誰其信之？無行劣生，法應申黜，姑行學責二十五板，押將廈屋拆去，原牆退還侯小槐收領。再若不悛，歲考開送劣簡。餘俱免供。

縣官寫完，說道：「我已判斷了。我讀你聽。」汪為露方才垂首喪氣，稟道：「既蒙宗師明斷，生員也不敢再言。只求叫他依舊借牆，免拆這廈屋罷。」縣官說：「借牆與你蓋屋，原是為情；你今呈告到官，這情字講不得，全要論法了。況你這樣歪人，誰還敢再與你纏帳？我勸你快快的拆了那房，把牆退與他去。若抗斷不服，目下歲考的行簡，一個也就是你！我明白開送，不是瞞人。饒你罰米罷！出去！」叫原差押到學裡戒飭過，拆完了房，取了侯小槐的領狀同來回話。出到大門外邊，汪為露還攏拳龍袖要打那侯小槐，又嗔那些徒弟不幫了他出力。差人說道：「他上邊又沒有拿話丁你，是大爺自己斷的，你打他則甚？我是好話，相公，你莫要後悔！」

那徒弟裡邊都七嘴八舌發作那個侯小槐。獨有一個宗昭，字光伯，也是個名士，只問說：「縣公怎樣斷了？」差人拿出那審單來看。宗光伯看了點頭說：「有理的事慢講，不必動粗。」都同了汪為露到了學裡。

學師升了明倫堂，看了縣公的親筆審語，叫門子抬過凳來，要照數的戒飭。這卻得了那徒弟們的大力，再三央懇。那學官方才准了免責，說道：「你却要出一兩謝禮與那縣裡的公差，好央他去回話。」公差說道：「這個卻不敢受，只說是師爺看了眾位相公的情面，不曾戒飭就是了。」學師道：「瞞上不瞞下的，你何苦來？等他不謝你一兩銀，憑你怎麼回話，我也不好怪你了。」出到外面，汪為露一個錢也不肯與那差人，只看那些徒弟。那些徒弟又眾目只看那先生。內中有一個金亮公說道：「我們見在的十二個人，每人拿出一錢來，把一兩謝原差，把二錢與學里門子。我有銀在此，出了去，你們攢了還我。」汪為露道：「勞動陪也罷了，怎好又叫你們出銀？」虛謙了一謙，看著金亮公秤出一兩二錢銀子，打點了差人門子開去。

差人又押了去交牆，汪為露撒賴道：「這要叫我拆房，我只是合他對命，把毛氈的罄淨，啃了鼻子摳眼！我就自家照不過你，我還有許多徒弟，斷不輸與這光棍奴才！」又是宗光伯悄悄的說道：「先生既是還問他借牆，合他好說，這失口罵他，他豈沒個火星？這事就難講了。」他聽了宗光伯的話方不做聲。各人且回家去。

侯小槐因受了他一肚靨氣，氣出一場病來，臥牀不起。差人又催他拆房，侯小槐又病的不省人事。汪為露揉了頭，脫了光脊梁，躺在侯小槐門前的臭泥溝內，渾身上下，頭髮鬍鬚，眼耳鼻舌，都是糞泥染透，口裡辱罵那侯小槐。後來必定不肯拆房。他平日假妝了老成，把那眼睛瞅了鼻子，口裡說著蠻不蠻、倖不倖的官話，做作那道學的狹腔。自從這一遭丟德，被人窺見了肺肝。

誰知他還有一件的隱惡：每到了定更以後，悄悄的走到那住鄰街屋的小姓人家，聽人家梆聲。一日，聽到一個屠戶人家兩口子正在那裡行房。他聽得高興，不覺的咳嗽了一聲。屠戶穿了衣裳，開出門來，他已跑得老遠，趕他不上，罷了。誰知他第二日又去聽他，那屠戶卻不曾云雨，覺得外面有人響動，知道是又有人聽他，悄悄的把他媳婦子身上捏了捏，故意又要幹事。媳婦故意先妝不肯，後來方肯依從。媳婦子自己故意著實淫聲浪語起來。屠戶悄悄的穿了衣裳，著了可腳的鞋，拿了那打豬的挺杖，三不知開出門來，撞了個滿懷，拿出那縛豬的手段，一手揪翻，用那挺杖從脊梁打到腳後跟，打得爬了回，驚出來許多鄰捨家來。有認得是汪為露的，都說：「汪相公，你平日那等老誠，又教著這們些徒弟，卻乾這個營生！」次日，屠戶寫狀子要到提學道里去告他。央了許多的人再三央求，方才歇了。

舊時的徒弟宗昭中了舉，迎舉人那一日，汪為露先走到他家等候。宗舉人的父親宗杰只道他為徒弟中舉喜歡，煞實地陪了他酒飯。等到宗昭迎了回來，布政司差吏送了八十兩兩錠坊銀，他取過一錠看了一會，放在袖中，說道：「這也是我教徒弟中舉一場，作謝禮罷了。」眾人也還只道他是作戲。他老了臉，坐了首位，赴了席，點了一本《四德記》，同眾人散了席，袖了一錠四十兩的元寶，說了一聲「多謝」，拱了一拱手，佯長而去。真是「千人打罕，萬人稱奇。」宗昭原是寒素之家，中了舉，百務齊作的時候，去了這四十兩銀，弄得手裡掣襟露肘，沒錢使，極得眼裡插柴一般。到了十月，要收拾上京會試，百方措處，那裡得有盤纏。喜得提學道開了一個新恩，說：「這新中的春元都是他嫡親的門人，許每人說一個寄學的秀才，約有一百二三十兩之得，以為會試之資。」這汪為露自己去兜攬了一個，封起了一百二十兩銀，逼住了宗昭，定要他與提學去講。最苦是宗昭自己先定了一個，封起的銀子，陸續把他甩了許多，只得再三央告那先生，說：「師弟之情就如父子一樣，門生僥倖了一步，報恩的日子正長。如今且只當濟助一般，萬一會試再有前進，這一發是先生的玉成。」他把那頭搖行落的一般，那裡肯聽！後來見央得緊了，越發說出大不好聽的話來，他說：「甚麼年成！今日不知明日的事！你知道後來有你有我？既中了舉，你還可別處騰挪，這個當是你作興我的罷了。」

宗昭見了他拿定主意，再說也徒有變臉而已，沒奈何，只得應承。但這秀才的恩典，除了不得罷了，但他自己那一個封起的銀子，使動了一半，卻要湊足了退還與他，那裡得又有？只得再去央他，只當問他借五六十兩銀子的一般，添了還人。他大撒起賴來，發作說道：「我看你斷不肯慨然做個人情叫我知感，你將來必定人也做不著、鬼也做不著才罷。我實對你說：你若把這個秀才，或是臨時開了你自己的那個名字上去，或是與我弄不停當，你也休想要去會試，我合你到京中棋盤街上，禮部門前，我出上這個老秀才，你出上你的小舉人，我們大家當！」唬得宗昭流水陪罪不迭，閉了口跑的回家。他父親把幾畝水田典了與人，又揭了重利錢債，除還了人，剩下的，打發兒子上京。可的又不中進士，揭了曉，落第回來。

這汪為露常常的綽攬了分上，自己收了銀錢，不管事體順理不順理，麻蚩丁腿一般，逼住了教宗昭寫書。被那府縣把一個少年舉子看做了個極沒行止的頑皮，那知道都是汪為露乾的勾當。後來越發替宗昭刊了圖書，凡有公事，也不來與宗昭通會，自己竟寫了宗昭的偽札，恐怕那官府不允，寫得都是不倫之語，文理又甚不通；也常有觸怒了官府，把那下書的打幾板子，連宗昭做夢一般，那裡曉得！

漸漸的宗昭風聲大是不雅，巡按有個動本參論的聲口。虧不盡宗昭的姑夫駱所聞在按院書吏，稟說：「這宗昭是書吏內姪，年紀才十八九歲，是個少年有德的舉人。外邊做的這些事件，宗昭聞也不聞，都是他先生汪為露乾的勾當。」按院方才歇了。宗昭曉得這話，收拾了行李書籍，辭了府縣，往他河南座師家裡，同了他的公子讀書。後來中了進士，仍舊被他所累，一個小小的行人，與了個「不謹」閒住。宗昭往河南去後汪為露還寫了他的假書，與一件人命關說，被縣官查將出來，幾乎把一個秀才問壞，從此方才洗了那一雙賊手。

其實家裡有了錢鈔，身子又沒了工夫，把誤賺人家子弟的這件陰鷲勾當不干，也自罷了，他卻貪得者無厭。教了狄員外的兒子狄希陳整整五年，節裡不算，五四二十，使了二十兩束脩。他娘叫他認字，單單只記得「天上明星滴溜轉」一句。見狄希陳不來上學，另請了程樂宇坐館，對了人面前發作，要在路上截打狄賓梁父子，要截打程樂宇。又說薛教授也不該合狄傢伙請先生，有子弟只該送與他教。狄賓梁是個不識字的長者，看長的好人，不因那兒子不跟他讀書，便絕了來往；只除了修儀不送，其餘尋常的饋遺，該請的酒席，都照舊合他往來。他雖是一肚的不平，沒有可尋的罅隙；就是薛教授皓然了鬚眉，衣冠言動就合個古人一般，也便不好把他毆打。看來囉哩程樂宇是真。

一日，程樂宇放了晚學回家，這汪為露領了他的兒子小獻寶，僱了兩個光棍朱國器、馮子用，伏在路上，待程樂宇走過，一把

彩翻，眾人齊上，把一個德行之儒做了個胯下之客，打得鼻青眼腫。恐怕程樂宇告狀，他先起了五更跑到繡江縣裡遞了無影虛呈，翻說程樂宇糾人搶奪。程樂宇也隨即赴縣遞呈。

縣官驗得他面目俱有重傷，又久曉得汪為露的行止，都准了呈子，差了快手拘人。攢出他幾個黨羽：一個龍見田，一個周於東，一個周於西，一個景成，就中取事，要與他講和。程樂宇起先不允。眾人叫汪為露出了三兩賄賂，備了一桌東道，央出無恥的教官閔善請了程樂宇去，確要與他和處。程樂宇作難，閔教官煞實做起對來。程樂宇畏勢，准了和息，投文見官。汪為露與景成抬了「和息牌」上去。縣官頭一個叫上程英才去，問說：「你情願和息麼？」程英才說：「生員被打得這般重傷，豈願和息？迫於眾勢，不敢不從。」周於東一干人眾齊說：「你在外面已是講和停妥，方來和息；見了尊師，卻又說這般反覆。」縣官說道：「你們黨惡，倚惡要盟，倚眾迫脅，怎倒是他反覆？免死孤悲，物傷其類。一個秀才被人打得這般傷重，倒不同仇，還出來與人和息！」周於東等辯說：「若是平人百姓毆辱了斯文，生員們豈無公憤？但二生互毆，所以諸生只得與他調停。」

縣官說：「小獻寶，朱國器，馮子用，都上來！這三個奴才是秀才麼？」周於東等說道：「這小獻寶就是汪生員的兒子。朱國器的父親也是生員。」縣官道：「你說秀才的兒子就可以打秀才，難道知縣的兒子就可以打知縣，教官的兒子可以打教官麼？把這小獻寶這三個光棍拿下去使大板子打！」喝了數，五板一換，每人三十板，取枷上來，寫道：「枷號通衢，毆打生員群虎一名某人示眾，兩個月滿放。汪為露罰磚五萬，送學修尊經閣應用。龍見田、周於東、周於西、景成押學，每人戒飭二十板。原差押汪為露在原舊行毆處所同眾與程相公陪禮。」

發落了出去，將到二門，縣官又把一千人犯叫回，問說：「汪為露，你前年占住那侯小槐的牆基，拆了退與他不曾？」他流水答應道：「自從尊師斷過，生員即刻拆還與他了。」縣官說：「你一千人且在西邊略站一站。」拔了一枝簽，差了一個皂隸：「快叫侯小槐回話！如侯小槐不在，叫他妻子來亦可。」

差人去不多會，叫了侯小槐來。縣官問說：「他退還了牆不曾？」侯小槐只是磕頭。汪為露在傍叫他說道：「我出去就退還與你，可回話。」縣官說：「你還不曾退還與他麼？」問侯小槐：「你那領狀是誰寫的？」侯小槐道：「小人也沒寫領狀。他從問了出去，只到了大門外邊，就要將人余毛搗鬚，百般辱罵。他那些徒弟們也都上前凌辱，虧了宗舉人攔救住了。小人受了這口怨氣，即時害了夾氣傷寒，三個月才起牀，不知誰人寫的領狀，小人不知。」汪為露說：「你同了眾人情願借牆與我，你對了老爺又是這般說話。」

縣公叫原差，該房叫察號簿，縣官說：「不消查號，原差是劉宦。」叫了一會，回話：「劉宦出差去了。」縣官說：「你圖賴人的地基，本應問罪；你既抗斷，連這五萬磚也不問你要罷！出去！」他曉得不罰他的磚是要送他劣行，免了冠。苦死哀纏。又是他許多徒弟再四央求，方才仍舊罰了五萬磚，又加了三萬，方才叫人押了拆那牆西蓋的廈屋，還了侯小槐的原牆。劉宦差回，尖尖打了十五個老闆。也著實不直那個閔教官，大計贈了一個「貪」字。汪為露才覺得沒趣。可見：

半截漢子好做，為人莫太剛強；若是見機不早，終來撞倒南牆。